夷堅志

夷堅支癸序

劉向父子彙群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其小說類定著十五家自黃帝天乙伊尹鬻子說青史務成子咸在蓋以迂誕淺薄假托聖賢故畢其書最後虞周說九百四十五篇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听塗說者之所造當武帝世以方士侍郎稱黃軍使者張子平實書之西都賦中噫今亡矣唐史所標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具傳整齊可翫者若牛奇章李復言之玄恠陳翰之異聞胡璩之談賓溫庭筠之乾撰成式之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

渙思之河東記耳余多不足讀然探賾出隱可資談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爽也惟柳祥瀟湘錄大謬極陋于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凡四千事不能滿才十有有一遂半唐志所云支癸成于三十日閒世之所謂拙速度無過此矣況乃不大掘者哉繼有閱焉將次為三志而復從甲始慶元三年五月十四日序

夷堅支癸目録

卷第一　十事

卷第二　十二事

卷第三十四事

卷第六 十三事

卷第七　十事

卷第八十二事

卷第九十事

卷第十 十二事

夷堅支癸目錄 凡一百十六事總計一千二百十事

夷堅支癸卷第一 十事

回天寺鍾樓

乾道中成都府法曹孫君與其子次山游城下回天寺見殿宇廊舍無一不整独鍾樓蠹蝕欹傾垂、欹仆問主僧何為略不經意曰非不在念但如此已八十年似為怪物所據莫敢輒登況於脩理頃来長老初至必責童行往打鍾才下即死前後數十人屢呼都匠評議餌以厚犒皆云正使得錢千貫難博性命唯數歲前一匠頗智巧先於傍絞縛雲梯而偕同輩腰巨斧以上方久陰乍霽望一塊肉垂下長五尺如

持 陸 烹 歡

蛇尾狀乃運斧夾斫之斷于地頹　混沌軟原無骨竟不敢拖工而退今豈宜妄動以招凶灾孫亦嘆息後兩月次山復同暱友田二官往遨嬉各特弩挾彈弋射禽雀忽見大雉雞翔立樓表田生發矢中之離披而隨其尾禿如截蓋前物所化也欣携詣邸肆買酒煮食而兩人皆起專享意忿鬩移時有老僧從延壽堂策杖而出歡解之曰此為清淨宝坊豈應諠譟撓衆況所爭甚小事乞已之若孫出言試罵不肯之听久之皆捨去雉在地無復取者經三日寺奴之有膳者漫昇高覘視得白蛇蜕堆蟠盈屋計湏七八十

丈衆知畏怪止此於是一新之向非孫田紛、竟食雉內定不免禍疑為伽藍除一害故神僧救之次山後居鄱陽作蘇高州道夫婿与人說此予檢趙清獻公成都記及王恭簡續記無所謂回天寺者得非里俗稱謂或不同邪吏當訪諸俗士也

薛湘潭

薛大圭禹玉本河東簡肅公之裔為人倜儻俊快不拘小節而深負吏材淳熙中為湘潭令新牧王宣子侍郎臨鎮詣府參謁時湘鄉縣有富家女子夜為人戕於室迨曉父母方覔之但尸在地而失其首告於

都保訴之郡縣歷數月不獲出身府指諸邑宰宴集坐問及此事薛奮請效力乃假吏卒數十輩枉道过彼縣境每一程減去五人或十人唯留四卒荷轎殊不曉其意漸近女家下而步行遇三四道人聚野店各有息氣竹柏從而求之且脫巾換其所戴緇巾解衫以易布道袍服与錢兩千薛多能鄙事遂独身前進戒從者曰緩緩相隨視我所向俟抛息氣出外則悉趨而集望路次小民舍一老媪在焉入坐將買酒媪曰此間村酒二十四錢一升耳我家却無薛取百錢倩買二升媪利其所贏絜餅去少頃得酒来与媪

贏

共飲熅甚喜献熟牛肉一盤酒酣薛云村居安靜想
爲累住得好熅曰正謂一件公事連累無限平民我兒子
也遭囚禁問何事曰某家小娘子与東家第三個兒
郎姦通後來却被殺了斫去頭埋於屋背樹下此郎
日前累次殺人凶惡無比他有錢有勢更不到官鄉
人怕他如虎都不敢說薛徐、詢其姓氏狀貌居止
言徑造之昌詢乞索兩徐生与之十錢奕于地曰何得
相待如此增至十五及百錢皆擲之曰我遠、到來
須要一千足佰若九百九十九錢亦不去兩生蓋凶
子之兄也疑爲異人或有道之士遜言慰謝凶子在

以
一薦

内窺見忿怒不能忍趨出擬行拳薛就門擲竹柏從卒爭赴遂執之凶子方咆勃薛批其頰曰汝殺子某家女子將埋頭樹底罪惡分明如何諱我、是本縣捕盜官那待拒抗凶子無語即縛往發地取頭送於府鞫獄始伏辜宣子嘉賞無已率諸臺一文薦因改京秩涑水記聞所載向文簡雪僧寃事亦以一媼言云余甥介說其姻家也

曹家蓮花

鄱陽義仁鄉東門一大聚落也曹氏環而居之至數十百家有曰曹廿一者慶元、年中夏住屋内平地

上忽踊出白蓮一朶闊六七寸其高二寸余四畔煥如繪畫雲彩花紮然居中芬香艷好傳聞來觀充塞門巷皆以為其家且有吉祥識者曰水花陸産亦非佳兆明日已化作菊花半開半萎越三日不变举室疑怪圍薪燃火以焚之其後按堵如初

王五七造屋

淳熙元年鄱陽新安鄉王五七因農隙作屋乃使村巫張五擇日未施工之際別有術者曰思眼來言所用日不佳多犯凶煞最於主人不利當以某日可王素听張說不肯改移甫立木偶登高臨視足跌而死

卷

鬼 次日張巫亦死後数夕思眼從外歸家逼暮路暗村樵先設一網於往来之衝以罯鹿雉忽感然而起悞墮其中即死若被人領赴冥司主者坐高殿王生已先在庭下牽其衣裾前白曰上告府君我命未尽合

鬼 緣他錯揀日子干触禁忌遂至隕身主者問思眼對曰當時曾与他說不見信竟用張山人之言非我过

鬼 也王生低首無語須臾一黄衣引思眼至大池邊擠落水中即得復活 右二事薦佛西堂僧師粲說

樂清鮑貴

温州樂清縣常有劫盜杀一家八九品莫知所由啓

此家既殲不復測失何等物郡以責巡檢尉至鎖其廳宇不許歸尉唯取辦於弓兵然主名湫茫又無贓貨足驗無計可展一親兵能下紫姑神着驗鄉社乃持香酒乞灵即書曰陰府幽而甚明天網疎而不漏鹽場窰穴先獲鮑貴次及冢山尽擒餘黨兵得之再拜喜謝遂分詣海傍諸場精意物色見一男子倚冷窰而立精采如癡遥望外問人至弃衆不自持兵唱之曰汝是鮑貴安得在此其人俯首不敢對乃縛而引出行數里到冢山惡徒九輩正聚坐飲博見鮑貴已擒皆束手所掠金帛而咸在元未暇用也於是悉

行祖繫送於官皆論死尉以是受賞云王居安資道説

王播之魁解

乾道辛卯饒州將秋試是以薦佛寺爲奉場鄱之陽士人李似於八月七日夜夢行天慶觀街逢報牓人絡繹呼云解元是王播之秀才未及細問而寤遍思朋友卓、者皆無此姓名独念尚書盤庚篇有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之句是一好書篆題目因入州奉与其友方千里子材曰吾夢如是恐必出此正係子材本経決非偶然故

容以相告盍預為之備予材曰古已曾商量未必然也殊不介意及引試果為第一題予材悔不從李似言惆悵失色暨揭牓遣出吳雩遠澤遂以書居首李似者元名某後三年甲午夢人時一張紙如試卷者示之標五字曰鄱陽李似詩李蓋習詩竟而喜即更名又三年丁酉乃被薦第四而於詩經為魁選

鍾彥昭詩句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湖園人吾邑佳士也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夜讀書窗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巖雨薰來舜殿風驚聽之復誦至

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為神物所吉謹志於策祕不語人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為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兩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巍級唐云溪友議載錢起夜宿上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山數峯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為末聯禮部侍郎李麟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類也鍾以次年一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右二事焦德一吉甫說

趙承之游岱岳

東郡趙承之昂臣致和七年夏四月自滑州韋城詣

東岳戊午至奉符縣巳未伏謁祠下游玉女池水盡
竭出敗褚如山遡洄縣尉曹餘慶曹語曰歲至四月
八月四方之來者益布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藉而
歸之覌中縣吏察爲僕為是来也問所得曰今歲得
縑
黄金二百銖白金數倍纑繒衣服數百計云趙歲與
游予奕登山邑人姜居實為具車同至岱岳覌過大
小水藨遂登黄峴自是山愈奇路險深嵓邃壑應荅
冰
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水其甘天成非
世俗飴蜜可比是夕月望登十八盤絕頂自山俯視
挈
見太陰如盤亭、於霄漢之表姜童挈酒三榼至席

閭　出　與

地而飲俄聞窸窣有人行聲起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聲耶左右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諭之曰此問有酒請　束

與道人飲之語未絕左右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延　載

坐問之則密州張景巖也年五十余登太山七八年鬚鬢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氣飲數行探懷出茯苓松華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醬之如粉而甘松華漬以塩芳辛可愛歌道家曲數闋飄飄有出世間意傍若無人酒盡穿東領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　過拂

髮既而歸卧辛酉夜未艾三人夙攬衣寒甚挾纊披

毳而出方行数十步道人已候於中路矣至日觀峯曉色未分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之先至者尔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規一縷隱起於青冥杳靄之間既而大明赫然涌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時山下陰翳尚未變色道人以手加額曰貧道居此八年昨宵之之月色今旦之日光洞徹太虛殆未知有因邀客至庵環其内皆素所儲藥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飫者頗嘗得異草灵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朝登明月嶂絕壁獲紫

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予何自知之遂取以遺之曰以為予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將改築而增大之以待四方之賓客顧予為我名趙命曰釆芝庵復自東嶺還道人携酒来別厚相鄭重乃去承之作遊山記戴于竹隱畸土集中

餘杭何押録

餘杭縣吏何某自壯歲為小壻馴至押録持心近恕畧無過愆前後縣宰深所倚信又兼領開拆之職每過受訟牒日弗旦先生於門一、取閱之有挾作姦欺者以忠言反復勸曉之曰公門不可容易入所陳

聽既夫實空自貽悔何益也所其言而去者甚衆民犯
罪麗於徒刑合解府而顧其情理非重害民委曲白
牢就縣斷治其當杖者又往、諫使寬釋置兩竹筒
於堂擇小錢數千分精麄為二等時擲三兩錢或一
錢於筒中諸子問何故曰吾蒙知縣悉任凡幹當一
竟事了則投一錢所以分為二者隨事之大小也子兄
不深曉迨謝役壽終始告之曰尓曹解吾意乎吾免
一人徒罪則投一光錢於左筒免一杖罪及諭一訟
解則投一粗錢於右筒宜剖而覌之兩筒既皆充
滿無余地笑而言曰我無復遺恨如陰可隲憑於後人

利多矣遂卒後十年其子伯壽鑄登儒科紹興中位至執政累贈其父太子太師　景裴說

董氏龐鞋

汪丞相之孫承事郎德輝娶鄱陽董氏女數年而亡終喪後復取其女兄成婚數月當初夏多雨畏地濕偶故妹有龐鞋在笥取着之即時右足一指痛我發腫至於困臥三日不能下牀夫知鞋為祟勸使焚之且呼僧誦經悔謝痛雖小減猶未復常時慶元三年也姪孫伋子中娶張會卿待制女隨夫官荊門病卒載柩歸葬鄱陽其姒朱氏送之先夕奉寃帛於五十

里客邸寘所迎双履於箱中未氏戲着之少頃四体寒顫如挾氷雪又如有物攢刺便得疾繼變為痘疹痛不可忍梦婦人黄衫搭披立於前覺而益惧設供灵几前以謝過凡二十余日乃愈

夷堅支癸卷第一

夷堅支癸卷第二　十二事

黄州渠油

黄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無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点照因是獲息頗愽家惟一妻一子數歲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之無所覌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而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若痛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

殂

滑世昌

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於南草市家資巨萬而
行醫以救人為心鄂州稱其盛德淳熙十四年十一
來　月夢有客而訪車騎甚多通為城隍神王既入坐談
話之次云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
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
著　着上帝敕我救尔一家但財貨不可得耳滑拜謝且
伸懇禱云正獲幸免若資畜蕩然則舉家狼狽去死
線餒　一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致餧凍恍然而覺聞鼓

視　已

樓已五更呼告其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斗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是疾絕江往来到家以昏暮夜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生未、之具為灰燼闔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着紫衫突入邀上轎滑謂州兵亟出望但見轎十乘排列火邊驅家人登之徑舁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趋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故南市舊居悉為瓦礫之場矣掇剔埃煤中得碎銀三十余兩始悟不致凍餒之說夫婦兒女僕妾無恙旋儆小宅於城中醫道之復

振初滑為醫藥飯食官會歲荒役凡傷、寒有危症
拯者也自捐錢藥極療賴以全安者不勝計故蒙家此
報云

武當真武祠

乾道六年王炎公明以參知政事宣撫四川道出襄陽間蜀中久旱欲返路過武當禱真武祠殿此念一生起是夜梦真君至言及旱灾曰知蒙異眷當便為料理且語且又笑詞色甚温熟視而退王才覺素日記書其事遂決此行以七月九日到祠下焚香揭帳
見瞻聖容宛與梦中之似者不少異一金蛇出現盤旋

於几案、着聞忽尔屏跡道士云常人願見此蛇而不可得若出必有梦感王辭去前拄及金州上庸縣境甘雨丕降次洋川必駐四路維申行府云皆得雨初宣撫司相承在利州王始至又梦真君来謂之曰漢中正據秦隴之衝乃自古用武之地胡不徙治于彼因言公寵姬懐姙且得子然不能久徐及妖復之事真君欲出口復輟是日暮姬果繞男繞及来春為一婢抱持誤墜於地而隕王年将六十余無子悲怒之極擬杖殺之思不能久之言而止竟奏請於朝司私興然訖无所成而罷歸益信欲出口復輟之意蓋

料其不克終也王寅祖時在幕府備說本末

閒

王德廣石龜

王德廣承奉膠東人晚遊蜀於山問得石龜紋理隱起全如真少事灵應真君甚勤香火因置神座前盧仲甫大夫其表兄也見而愛之每至必瞻翫不釋它日来乘王出外遂竊懷以歸用為几案之玩過數日王自别村還時方雨歇忽一物出没於馬首泥淖中深異之下馬注視乃所奉龜也意謂神物皆迎迓敬取納袖間才及門未暇與家人語徑詣神堂炷香再拜妻方言比者盧家伯、潛挾龜去正欲言之何以

得在野外歎息未已盧亦来王道其事盧笑謝曰作日方訝失之不知灵化如此但舉手加之額引過而退

徐希孟道士

婺州天慶观道士徐澹然字希孟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困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筆書云適梦兩青童喚起随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状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食暈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啞一紀旋以灰酒一盃飲覺来即喑〇數月同輩共議同設醮祈謝

夢其册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衆止之未幾又夢一駛卒追縛到官府遇有着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袍故駛卒曰豈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欲與語且云澹然坐如暈罪受罰啞一紀今因赴逮却能出聲本觀道流之愆過固有甚於我者何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薄檢至徐名字第一

頃書云曾打毋一拳但年年方五歲未為罪後一項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病疫閱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邊墜而寤啞如初又半歲又梦前者兩青童復来引詣故處唱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盃使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台山洗足墮溪俄然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淺水中呼道童掖起将入寮舍猶未啟関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遍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李五郎

衢人李五郎虽為閭巷編民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懽

歿祖母病篤刲服肉以療家貲稍腴尤喜濟道塗之乏
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盛寒欲雪佇立少
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
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於此及僕至日已西下
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令壯奴
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入鄉薦得大理吳
學宜之少卿招致孝館方兩月衢州逮送究盜二十輩
來對獄李生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愜
誣為窩停主人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鄉
到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刻三衢日聞邦人多談其賢

德且家自豊足何由作不義之事顧少卿有以分明之吴瞿然躬到獄户閱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然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妻梦人謂曰五郎有大难縁有行孝活祖母一節上穹録其誠心特令張吉甫郎中字師秀才来做一段果報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證李生為長者云柴椿年教授說

穆次裴鬬鷄

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州沈丘主簿赴同官宴集及雞臞至不下筯揖之再三但拱手而已

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鬪鷄一雞既勝矣復使再與他
鷄鬪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鷄哀鳴宛轉一
夕死未幾夢為二皂衣追行無人之境遇戴金冠七
道人皂衣舍度拱立於側執禮絕恭度意其神也趋
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鷄為相屬何得為殘暴
如是今訴於陰司決不可免度惧甚乞放還世當設
醮六十分以謝過仍資薦鷄托生道人敕二吏釋之
遂寤因循憚費經歲未償復夢二童来攝迫趣急行
到官府七金冠者列位責不如前如所言度俯伏請
命乞至本家增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且戒以宣科之
亦

除勿焼降真香蓋吾輩私營救汝耳俄頃得回度不寐待旦亟延道流誠懇還賽自是之後不敢復食鷄餘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有余年矣諸客為之怵然穆作異夢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灵化穆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山寺嬰兒

洛州人辛思齊少時攻苦舉(學)經政和三年寓山寺淬勵舉業於佛殿内讀書一日大雷電正危坐殿角忽有一物穿壁間小竅出正落案前倉卒駭異未暇視其何物俄化為初生嬰兒乘電光而去外人悉聞霹

霆從殿中轟震獨思齊無所覺

昌田鳴山庙

鄱陽昌田舊有鳴山小唐積以頹敝慶元二年九月鄉人議毀之一巫為物憑附猖狂奔走傳神禽告里中曹秀才使其主盟一新庙之始建也曹之祖有力焉故復致請而新生平日不好語怪疑弗信越夕凡一鄉巫覡工匠百余人盡造曹居不約而齊皆不知所以然曹猶不听衆恕去或不假舟楫而度大溪四境林木輒徑指定不求於其主即行采斫合抱十圍者数斧即斷時健丁百輩可舉者不過三十余其行

如馳曹往視乃悔前非自詣庙下工役争盡力亦不取慵工之直它處富室各拖才米地去水四十里而運至无石當晝晷極短日可數往返首尾纔浹旬殿宇已就匠有倦懶拾去者或死皆怖畏不敢怠傍郡聞之遠来薦禱于計間有惡少不敢遲攬众規利之徒則无繩自縛高繫於廊階之下令遂成壯庙矣善好古說

楊教授母

資州人楊某幹辦諸司審計卒於官其家不能歸寓居臨安打繩巷不數年妻曹氏亦亡皆寄攢野寺一

子光苦志學問獲漕臺薦送淳熙戊戌赴省闈試罷偶貢院西墻為大風雨所攻頹仆數丈臨安教授高桌為點檢試卷官夜在房門首考閱程文忽於燭下見婦人年五十許拜而致懇語言操蜀音云老婦資州人有子忝入學場此卷子正其所作願収寘下備有僥倖一命則旅骸可西歸矣高曰覌汝子之文平、耳未必可得復申扣甚力乃許之恍然而驚曰媪何以能到此曰數夜徘徊於外望金甲神人周匝圍繞無路可入適間風雨打了墻諸神亦避故從墻隙而至不敢遲允遂不見高始慴怖終夕不寢明日携

此卷詣所隷參詳官鄭少卿道媪之請遂收寘末級洎拆封果楊光也廷對注官調涪州教授因奉二親之柩歸高陜秩為得興寧談其事予案登科記是年無楊光疑姓名不然也

仁簡闍梨

僧仁簡者京師人善梵語於加持水陸最精名出輩流遠甚士大夫家有資薦法事必淂其来乃為畫孝所蓄衣鉢万計然素不守戒律飲酒食肉之外靡所不為後避地出都寓淮陽軍慶和寺抱疾甚異自咬其指始其喜突称慦羡已則吽呼楚痛畧不可忍少

定復然數日問十指禿盡見掌然後死

董待制

顕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滎州使宅一楼極高可以遠眺而為大桐樹眄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羅拜乞留曰此木為吾州鎮盖踰二百年神物有居之頗著灵効尋常事以香火不敢怠若除之定以大禍董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叱众退自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倒仆芟削忽暴風駕雲起根中屋瓦飄楊雷電晦冥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奔馬騰踏獸蹄鳥爪穿透椽箔如欲攫人

之勢老幼咸怖泣呌相聞董怡然不動未三刻許風雹皆息內外晏如畧無所撓郡人始嘆誦其明決董壽過八十乃終此卷皆品德鄉說

夷堅支癸卷第二

夷堅支癸卷第三十四事

獨脚五通

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巨萬里落莫不致疑以為本流寓窮民無由可富會豪室遭寇劫共指為盜執送官因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脚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須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一毀庙問鄰人曰舊有獨脚神郎之庙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稍加繕葺越兩月復夢其來曰荷尔至誠即

方 妄 貞 論 族詳

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緡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華屋万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条滿腹皆金自後廣置田土盡用此物令將十年未嘗敢為大盜也邑宰驗其不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衛日必盛其奠祭忝双羊双猪双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陳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来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年長子娶官旋女不肯隨郡為邪當祭時獨不預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数里之

至內咸有所獲吳氏處啟讞罪其害乃止呈令奉事如初

鬼國續記

支壬載鬼國母子異復得一事頗相類而實不同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本遂漂墮鬼國中煙火聚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之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飢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熏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

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宅
姓名將李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分
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
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引、楊生蔽身大木之
持
上特時食物出餽忽聆群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
自墮異域已廢忘一听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
不復相親會散掃迹楊彷徨到曉往来見者指為猿
猶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来法席正其家也
秀州天寧長老妙海時在彼縣見之楊氏一門且疑
求
且畏妻亦不敢深相来識經日驗其無它方悲泣存

問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一切如初

寶叔塔影

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觀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
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夫婦好奉釋氏齋
日
施無虛無淳熙初年二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
層現於側黃碧璀粲宛若新飾金書三字曰寶叔塔
私竊自念此塔草創修治全未成緒我今自任其責
乃捐力重建造規範雄赫勝於承平之時寺僧塑其
於
夫婦相為第一層上後買給使減年恩補官或云生
生少年日因在市鬬毆傷人捕捉仁和縣獄適與一

獲重因同牢語話款洽因容言我一生做經紀今焉敗
救獲念乘人負罪決無生理切有心臆之事為君陳之
我昔年曾掠冢室之物金銀甚多埋於寶叔塔之下
左方入地若干尺可悉掘取俟我伏法了幸為收拾
骸骨瘞之高原仍廣作佛事以資超脫遇忌日時節
宜飯僧誦經分明回向則我瞑目不憾矣王出獄悉
到如所戒往塔下啟冗果得物可直萬緡因此到冢故
說假影之以蓋其事云

柯山蛇妖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

宮 拾 下

蛇徑走入竹間不知所向後數年乃時出色正白脊有紅鬣見之者必死郡人極惡之崇寧五年青社李變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善三士人潘仲達何思舉欒正夫同遊此山將飲酒或告以有蛇怪行未久果見蟠于竹下高與人齊李失聲三子倉惶散走李知不得免入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蛇則蛇死不勝則我死祝罷擲石正中蛇腦即疾穿草去者如風聲草為之偃四客相賀竟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臊氣下可近稍前視之蛇乃死腐其長丈五尺衆掩鼻相率者也與去投諸江中

張顯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顯祖為獄院推級鞫大辟罪因家富賂以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康明不可回張貪厚賄既不肯捨且慮其復索取陰諭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畫翻換無奈暴亡因家置不問張用所獲賄浸委甥姪經營販易所向称遂於是謝吏役益治生漫成富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慧才十歲能作舉子三場文称為神童十八登甲科父母視如掌上珠意之所欲悉听之无論所費後二年赴調注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戀聲色又飲酒無算極其花柳博塞之

析娛蕩析家資十亡七八臨之官得羸疾困臥半載醫
一療禱祀囊橐空迸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祈死不能
既飲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為昔日所杀
之因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欝結無生意未及累
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絕

太山府君印

呂辯老為德州平原縣酒官因築務墻役工取土得
一印刻文曰太山府君之印非鉄非銅似玉石之類
製作極精篆法尤古郡首王仲儒聞之遣侯兵借視
見之捧翫不釋手析簡報云欲借留数日呂以屬吏

餘之故不敢取後旬余州宅中堂地忽陷見一石廣如
席其上大書八字曰太山府君王公之墓王視視之
大笑家人莫測而子弟絕惡之俄頃疾作数日而卒
王正政事精明下不能欺至是皆以為必主張岱岳矣
王印亦竟失所在

楊真人

政和初河北有楊真人者莫知所從来年四十許美
鬚髯久游趙魏耆老或見之六七十年顏貌不少變
故有真人之称人與之錢不謝徑詣酒家獨飲錢盡
乃止不發一談呂辯老監平原酒稅霍子盤監藥家

鎮相距二十里楊往訪之泊於客舍旦暮各一往来常云二子可教呂霍皆少年雖知其異未嘗有所咨請每至則與酒多至一石不酔或作怒則鬚髯森張皮肉隠起若鉄石留歳余霍官満憲檄攝澧州观城巡檢楊往謁相見甚驩云吾遠来将傳道於子明日五更是其時也言竟即出霍自四鼓披衣起坐以待之杳不至天将曉聞户聲喧閙似相毆繫者也遣視之楊則毆殺一市民既竄矣霍驚恚深恐畧已少頃西門外保甲報大木下有人縊死縣尉檢尸翌早霍往覆驗乃真人也意其一時偶墮罪罟慮必不免故

亟自取盡嘆恨不已命還卒就木傍掘土容數尺舉
而瘞之役工告已有一死者衣裳形模與楊無異色
霍自臨覘之竟不能辨但令重疊宜坎中後五月蜀
客至澶淵見霍出楊書一緘謝其殷勤且問呂君安
否霍以書示人歷說其事

大聖院蝦蟇

呂辨老母李夫人喜事佛中年後晨興盥櫛竟必焚
剛
香誦金綱一卷已然後理家務其　自涇州錄曹受
代歸青州寓居皇化寺大聖院庭中有古井甃損不
可汲李每誦經先擊磬、聲才發一蝦蟇即從井躍

义 目 持

出直至坐傍听經罷亟還故處未嘗少差凡歲余一日當去不去李訝而覌之蟇以前兩足相又若擎拳狀已坐亡矣盡室瞻嘆捧至庭前香臺上鼠夜過而不傷明日槁乾舉之輕若無物惟日光若生因藏於香奩內後半年天大雷電火光旋繞于奩雷息發視之失矣

方氏陰陽冊

宣和中蔡魯公閑居京師有方氏特陰陽冊一兩許如弹子大色正紅以献之置之水中隨十二時上下六陽時則浮上六陰時則沉仍各準其方位不差晷

刻云用水摶為丸毋餌一粒可延百歲蔡受之而不
敢輒服旋失所在亦方士亦不復来

文登弈者

黃旦者登州文登縣人村民未嘗學奕自幼即能之
原　既長挾藝行游遂與國手為敵呂辯老在平厚且往
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閻上天用好弈品頗高每以
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啟天
請奕恩　用考試從呂輟旦偕行夜宿旋驛殆忘寢寐迨至思
欲　忽死於貢院天用為買棺斂瘞而以書吉呂、失聲
特　嘆息又數日客從京師来特旦書考其日時乃在既

死之後天用猶未開院及出得報絕驚異遣人發其殯則棺空矣

符建中

紹興元年奉議郎符建中知貴溪縣次年四月正與妻坐堂上忽回首切、對人私語妻怪而問之徐、問曰我去歲以非理杀土兵陳慶於獄慶投訴陰司適問遣駛卒追我云先神吏人兩名去再来殊為可慮吾必死妻不知前事謂其發狂見鬼不以為然建中亦無它飲食起居不異前日明旦出治獄訟兩吏持家人特狀請急言暴得疾便至危殆建中趍契昨所

見意緒不懌俄聞急吏死急還卧內就寢妻往奔視已落枕而没

閭人氏事斗

閭人充民伯封嘉興人也淳熙六年赴楚州録曹母春秋高不肯去鄉里乃囑其弟舜民侍養而獨之官經三月積俸錢百千買楮券遣僕持歸遺　毋未及行為盜竊去極以憂窘常時敬事北斗即炷香拜祝言毋氏年老以貧逐禄僅得此金稍供甘旨之奉不意落暴客手中願灵君哀憐指示其人使速敗獲於是發巡卒躡捕出城門見一男子特傘在著鞭亭狀

揞

若張皇失措就擒之果盜也点閱元劵才失其二縛送州太守瞿旼無逸詰之對曰方上路便見一人隨後長身披髮稍前進漸添成七人別有兩神將當道郡遮闌更不容行一步以故坐而受執瞿械諸獄正決俗罪黥之合肥

廣州蛇鬭

趙中甫侍制思誠紹興初知廣州次年後園有赤蛇長數尺挂於木杪須臾有蒼黑蛇自草間出其長一倍小蛇從之以百許赤者望見躍從高枝下迎與鬭風塵簸揚衆木振動人不敢正視良久蒼黑者敗走

簸

赤蛇緣木復上遂失所在中甫惡之占云宋利主者或言鄭內蛇死故鄭子夫國今乃客蛇去似非祈憂中甫竟用為疑設醮祈禳仍避正寢已之而終於府治

蔡七得銀器

湖州民蔡七長大有力受人傭故足迹遍閭巷至夜分始歸常見一偉丈夫丰神秀整舉動雅靜衣銷金白袍倚駱駝橋欄住立次夕復見在故處蔡已醉持因盡力抱持之其人哀祈求去許以銀酒器即開橋小上下佛堂杯盤匙筯粲然陳列鑑、有聲隨其意所

有取蔡嘉不自勝約以二百余兩旦而視之皆真物也時郡中公庫忽失器皿散榜緝捕數日後淂於蔡氏邸守置之獄鞫析甚至元無穿窬之實但杖而釋之偉丈夫者昔所謂二郎是已方倚欄遭辱時何遽不能脫蓋知蔡愚貪聊戲之耳

此卷亦呂德卿所傳

夷堅支癸卷第三